

母亲跌跤纪事

文 / 章仙踪

前几天与母亲聊天，讲到她曾经摔过的跤。母亲如今是年过八旬的老人，生命的烛火还在平稳平静地燃烧，回顾自己六七十岁时几次很重的摔跤经历，一边叙述，似乎还一边有疼痛感涌上身来，痛在了心窝子那一块儿地方。

记忆深刻的第一次摔跤，是住在长沙河西某小区七楼的儿子家里。60多岁的老人来带新生的孙女，帮忙做饭买菜洗衣带娃。虽然住七楼，平时在乡村劳作惯了的人，往常爬楼并不多，膝盖保养得好，蛮好使。

那天趁早到菜市场去端豆腐。脚上穿着一双拖鞋。没想到在铺着松砖、未及加固的凹凸不平地面上走时，不小心踢着砖头，重重地摔了一跤，将旁边的黄瓜茄子菜摊子也掀翻了几个，瓜果散落一地。现场的摆摊人没一个人来拉她，当然也没一个人因为菜摊碰翻了找她的麻烦，“大家都不怪我，也怕我害了他们”。母亲慢慢爬起来，一瘸一拐地继续去买菜，端了豆腐，步行半公里，再回到儿子家里，继续给家人做饭。

这一跤摔得扎实！但农村妇女，平时吃的苦就够多，好像疼痛的印象不深刻了。母亲记着了一条，再不能穿拖鞋上街。

摔第二跤时，母亲随儿子住到了河东的开福区。这时她已年近七十。

某一天早晨，母亲去四方坪菜市场门口的超市买糖，准备回家做煎糍粑。天太早，从六楼下楼，到了四层下三层的中间层，一不小心，一脚跨出两层楼梯，结果摔倒在地，并滚落到了三楼平台上，扭伤了腿。

母亲说，当时觉得不蛮痛，赶去超市买了糖回家，爬上六楼，做好了煎糍粑，让孙女吃早餐。

这次摔跤，当时不觉得蛮痛，但是腿里面折得厉害，后来痛了好长时间，慢慢才好。

摔第三跤时，是父亲的80岁生日那年，发生在黄山庙跨省的石华公路上。那天，太阳很晒人，母亲摔跤摔在药店对门的柏油路上，两个手掌都破了皮，硌着了胸脯。现场就痛得厉害。这次摔跤，胸口痛了几个月，也不知道何时就不痛了，慢慢好了。

这一年，母亲已是73岁。

第四次摔跤，母亲已经从长沙儿子家里“退役”，回到老家岳阳华容，与父亲、二儿子住一处。那时75岁的母亲从邻居家聊天出来，经过一家预制板厂时，踢到了钢丝，狠狠地摔了一跤。手上全是灰，还破了皮，胸脯也很痛。当时穿着棉袄、棉鞋，但是厚棉鞋都撕破了，也是硌到了胸麻骨，痛了好几个月。

这次摔倒后，也是母亲自己，慢慢爬了起来。伤在母身，痛在儿心！

作为儿女，除了购置防滑鞋，家里铺好防滑垫，多提醒几句“小心”，也别无他法。记得有名人说：母爱是一团巨大的火焰！女人是脆弱的，而母亲却是最坚强的！如今，母亲已近83岁，与她的母亲、姐妹、妯娌和邻里相比，都算高寿老人之一了。既然生活赐予了她这么多的磨难与伤痛，生活一定还会更多地赐福于如母亲一般的善良的人。

我，只有祈愿与祝福。



在阅读中惊心动魄地活下来

——读《根西岛文学与土豆皮馅饼俱乐部》

文 / 易春花

伦敦女作家朱丽叶接受《泰晤士报》约稿，要写一系列关于探讨阅读实用价值、道德价值和哲学价值的文章，她一直不知道如何下笔，直到有一天，她意外地收到一封来自根西岛陌生男子的信：信上说在一本二手书里看到了她的姓名和地址。原来，朱丽叶有两本查尔斯·兰姆的《伊利亚特随笔精选》，由于书架放不下就把它当二手书卖了。不想几经周转到了根西岛，朱丽叶由此和根西岛以及岛上的居民结缘，并写下了感动世人的治愈系小说《根西岛文学与土豆皮馅饼俱乐部》。

这个又长又拗口的书名，是一个特殊的读书会的名称，而这个特殊的读书会，又意外地成为一群农民、渔夫等普通人在纳粹德占时期缓解痛苦的精神避难所，在多年以后更意外地促成了一段跨越山海的爱情。

这个读书会成立的第一晚，就发生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根西岛是英国英吉利海峡群岛的一个小岛。二战时期，被德军占领。当时岛上所有家禽如猪、鸡、鸭等都被德军没收当成了士兵的伙食，这里的居民只能种土豆和吃土豆皮。岛上的居民阿米莉亚偷偷地饲养了一头小猪。当小猪长大后，阿米莉亚邀请伊丽莎白、道西、埃本等几个好朋友来家里偷偷分享烤猪美食。由于过了宵禁的时间才回家，所以半路就被德军给抓了。为了不让德军逮捕到阿米莉亚聚餐的客人，情急之下，书中的女2号伊丽莎白机智地向德军杜撰了一个故事：他们刚参加根西岛文学俱乐部的聚会，今晚讨论《伊丽莎白和她的德国花园》的主题太精彩和激烈，以至于忘记了时间，“多棒的一本书呀，你看过吗”？

就是这样的一句话，让也热爱阅读的德国巡逻军没有进一步追究下去，这一群人的小命捡了回来。“如果不是根西岛被德军占领。我们是永远不会碰书的。我发誓我没有撒谎。”有人这样给朱丽叶写信。

为了应对德军的检查，伊丽莎白带着几乎从不读书的农夫、裁缝、园丁、渔夫、佣人、家庭主妇、工人等一起读书。从装模作样应付德军检查而读书、到慢慢拿起书、喜欢书，从实用书、诗歌、散文、小说、哲学到菜谱书，阅读从不同维度悄悄改变这些普通人。

有人为追求爱情读书。俱乐部有一位从不读书的农夫克洛维斯·福斯，爱上喜欢文学和诗歌的寡妇，他听一个酒鬼吹牛说“女人就像诗歌，对着她们的耳朵边说点温言软语，她们就像巧克力一样立刻化了，像草坪上的油渍”，于是他去读威尔弗雷德·欧文和威廉·华茨华斯的诗歌。当他看到星空下的大海，情不自禁地吟出：看那儿，南茜，天堂的柔情笼罩在海面上，你听，伟大的生命醒来了。”他爱的寡妇吻了他，后来成了他的妻子。

有人为能够继续活下去而阅读。读书会的创始人约翰·布尔克只喜欢读一本书，那就是《塞涅卡书简》。在塞涅卡和俱乐部的共同作用下，他摆脱了酗酒的悲惨人生。在那些绝望的日子里，他开始爱上读书，他觉得读书会使日子变得可以承受。塞涅卡的书简帮助他在后来的那段日子活了下来。

在战争中，阿米莉亚唯一的儿子死去。生活对她来说如漫漫黑夜，但她在阅读中获得了活下去的勇气。

德军占领根西岛整整5年，平静的小岛变成了地狱。轰炸、逮捕、饥饿、疾病、与外界隔绝，生活在时刻要面对死亡的恐惧中，但他们读过、谈论过的每一本书，书中的句子、人物、故事化作了爱、希望和勇敢。没有谁是一座孤岛，每本书都是一个世界。

去年，当新冠病毒汹涌袭来，我带着焦虑、紧张、恐惧的心情居家隔离，朋友向我推荐了《根西岛文学与土豆皮馅饼俱乐部》，表示这是一本“幸福魔力书”，是疗愈系的翘楚。我慢慢翻看，随着朱丽叶与岛上人们的一封封信件，一个个动人的阅读故事，我看到了德军占领期根西岛上人民所经历的磨难和他们的坚强与力量。我相信朱丽叶也在这一群普通人身上找到了阅读赋予人生的意义：阅读能让人们拥有与万物互联的能力，让他们化身宇宙间最自由的灵魂，他们用哲学消融残酷的现实，用诗歌抚慰伤痛，哪怕深陷孤岛，也能守望相助。

穷开心

文 / 彭芳竹

我们村庄过去是人们口中“鸟不拉屎”的地方，每年都是靠天赏饭，风调雨顺，就是丰收年，反之就是颗粒无收，无可奈何。

在我印象中，几乎那时年年都发生干旱。靠近冲里的田垄，年年都有人抱着刚刚抽稻穗就干枯的禾苗哭。因为稻禾刚刚在饱浆的时候，天就连续干旱起来了，眼看丰收在望，却是一丘稻谷变成了一丘干草。因此，人们的生计，总有青黄不接的时候。

尽管如此，村头村尾，总有人唱山歌。每一个人活得坦然，很安心，虽然很多事情听天由命，但是大家在生活中，那么淳朴，又那么厚道。

那时候，年纪老一点的人，还流行捡狗屎，用筢钩子挂一个粪箕，边走边捡，边走边唱。即使是捡狗屎，也是一件快乐的事，边捡边唱，行走村庄，到处流淌着山歌的余音。

尤以村里山歌老爷为最，小时候，不懂他的山歌就是阳花小调，日子再贫瘠，也时常保持一颗愉快的心。等我长大了，才发现，边走边唱，才是我们行走江湖最好的一种心态。

其实山歌老爷常常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却天天都山歌不离口。宁可一年无肉，不可一日无山歌。他行走是歌，做什么事都是歌，有没有人听得懂他并不在意，我只知道人们在他的熏陶之下，大家都会上高唱低吟几句，人们生活得融洽而美好。

在山间地头，人们砍柴时唱一句；犁田时，也吆喝一句。很多人喜欢边做边唱，甚至是喊几句，哼几句，都是山歌调子。

平时不会哼的人，大家称呼他为“烟子牯”，什么话都“烟”在肚子里，相反能唱几句的人，走到哪里，都不会冷清清。一个山头，只要有一个能唱的人，立刻就会热闹起来。只要谁在山头里面做事，大家只要听声音就知道是谁在那里。整个山头，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就愉快地在山歌之中，就把活儿干完了。

很多聊天的号子都是山歌，你喊我一句是山歌，我答你一句也是山歌调子！

大家都在平凡的生活中，努力探寻生活的美好！一个村庄，一样的阳春，一样的土地，甚至大家都可一起播种收获。大家做完事了，一起回家做饭吃饭，聊天串门子！没有谁比富裕，从来没有人比吃得比谁好，穿得比谁好。人人都过得很好。